

老头泄密

剧本宣传画材料



吉林人民出版社

時事宣傳演唱材料

老 头 泄 密

天津群众艺术馆 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集包括曲艺四段，内容是通过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战线上的加强协作、互相支援、主动让路的小故事，来宣传“全国一盘棋”的精神。

时事宣传演唱材料

老 头 灌 密

天津群众艺术馆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法租界道6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津出字第006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40 1/32 印张1 1/4 字数15,000

1969年5月第1版 196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目 录

三岔罗袜(唱词).....任 晏 (1)

讓路(山东快书).....黎 翠 (7)

老头泄密(山东快书).....何 詠收編 (16)

向他学习(山东快书).....袁向正、李德余 (26)

三盒罗絲(唱詞)

合成橡胶厂工人 任 昊

馬走日，象走田，
車、卒橫豎走直綫，
炮隔一子起作用，
倆士護帥在帳前。
對奕取勝一秘訣，
這便是：
配合的緊密陣勢嚴，
管中心，顧兩邊，
前前後後有連貫；
小心謹慎思棋路，
冷靜沉着想全面。
下棋固然是如此，
國家的建設也是一樣般。
哪裏修河、哪兒鋪路，
哪裏建工廠、哪兒開礦山。

哪几項任务要急行，
哪几項任务可以先緩緩；
鋼要使在刀刃上，
調动全力支援重点；
这就是：小局服从大局，下級服从上級，
部分服从整体，
也就是：集中领导，統一安排，保証重
点，照顧一般。
全中国也好象一整棋，
件件事業都有关連。
四大指标提的多响亮，
鋼、煤还有粮和棉。
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大指标齐努力，
干劲冲天，协作空前。
别的工厂企业咱不講，
表的是，商业部門把四大元帥来支援。
我是个，
煉鉄工段的兼職采講員，
我厂新的一套煉鉄設備已完成，
“开火”决定在明天，
今日中午一检查，

發現了配電盤上的羅絲還不全；

無論機器多麼大，

缺條羅絲不能運轉，

何況這兒缺的眞不少，

這下大伙可急紅了眼！

廠里翻遍找不到，

就讓我馬上採購到外邊。

我跑了几家五金行，

去了几家鐵器店，

（白）“同志，有這種羅絲嗎？”

“嗯……沒有！”

這回搭話的是位戴老花鏡的售貨員。

他問我羅絲哪兒需要，

還問我工作在哪个廠里边。

我都詳細地作了回答，

可羅絲暫時還是沒法辦。

我心里着急如烈火，

騎車加勁向前竄！

又進了一家五金行，

我把样品拿給了一位扎小辮兒的女售貨員。

她到柜前查了查，

上下抽屜看了看，

(白)“沒有，同志！您哪單位？”

她也把我的需要問了一番。

問完仍然是沒有頭緒，

我急中生智，嗨！何不到兄弟廠里轉一轉！

果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然不費難；

紅星廠里一個來回，

一盒羅絲借到手里邊。

星星出，黑了天，

冷冷的空氣甚新鮮，

今天总算沒白跑，

我興沖沖地往回翻。

騎車正然往回趕，

忽然間，一片烏雲遮了天，

看不見星星和月亮，

滴滴答答的雨連連，

我沒有雨衣也沒傘，

不一會，從頭便濕到腳下邊。

剛到廠門口一下車，

传达室的老刘向我喊：

“有人给你们送东西来了！”

“好吧，请他送到咱车间！”

我抱着罗丝往里走，

就听见后边有人连喊带叫跑得欢，

（白）“同志——罗丝——”

我听出，这事和我有关系，

一回头，啊？！这不是那位——戴眼镜的售
货员吗？！

他双手捧着一个盒，

既无雨衣又无雨伞，

浑身上下全浇湿，

水珠儿挂满了他的脸。

他见我雨眼直打楞，

笑吟吟地开了言：

“同志，对不起，你走后我们大伙又一翻
仓库，

还有一盒罗丝在里边，

知道这儿炼铁设备是急用，

赶忙送来了请你验一验。”

我想说谢谢您对事这么经心，

可心中激动也不知从哪谈，
紧紧握住售货员的手，
老同志连连把头点：
“没什么，同志！咱不都讲一盘棋吗？
这盘棋要走胜，一兵一卒都要走对线！
今年四大指标要完成，
行行业业对它都要支援！”
老同志还没说完话，
忽听前边又有人喊，
听音熟悉又冲我来了，
啊？！原来是扎小辫儿的售货员，
“这是我们刚从公司提来的……”
说着话把一盒罗丝递到我跟前。

同志们请看一看，
这三盒罗丝不平凡，
光芒四射放异彩，
共产主义的风格辉煌灿烂！
连夜我们把配电盘装好，
转天炼铁设备按时投入了生产。
可以预言，

加强协作、互相支援、主动让路，
不单是保证了钢、煤、粮、棉，
整个国家计划也能保证现实！

让 路 (山东快书)

梁 犁

梧桐县，城南关，
有条大河半里宽，
河北的大道通城里，
河南的大道弯弯曲曲翻过山。
河上边，架有桥一座，
一礅青石铺的严，
桥高足有五丈二，
桥宽只有一丈三，
桥上面坑坑斑斑不大平，
桥两边光光秃秃没栏杆，
别看这座石桥不起眼，
论资格相传已有好些年；

黃石公三次扔鞋戏張良，
傳授兵書典故就出在這橋南端。
俺說此話您不信，
您去查查水滸傳。

（白）啊？！水滸上有這個嗎？
說這一天，日頭偏西天將晚，
群群烏鴉“哇哇”地飛西山，
見正北來了車一輛，
車上頭裝的滿滿當當淨新磚，
車旁跟着人兩個，
王老漢和他閻女王玉蘭。
老漢搖着鞭子直扎呼：

“得兒，噠！”

玉蘭一旁開了言：

“爹！”“啊！”

“咱最後這趟車拉的磚可真不少！”

“不多拉點還怎能把任務超額完！”

“咱這路小跑可真不慢呀！”

“早點到家免得隊長把心擔。”

“着您滿頭大汗衣濕透，

是不是稍歇一會兒咱再把路趕？”

“干活哪有不出汗的，
出汗我身上才舒坦！”

“爹！您看咱——

駕駛的棗紅馬吭哧吭哧出大氣，
拉套的大青驢子呼呼地一劲儿喘，
萬一把牲口使出毛病來，
您那臉上也不好看哪！”

“傻丫頭！天黑牲口好奔家，
噢……，准是你累得吃不住啦，跟俺曲里
拐彎提意見！”

“我？”

“哼！昨天講的倒挺好，
說什麼：為了公社工廠早建成，俺婦
女不能落后邊。
表決心又下保證，
非要跟俺進城來拉磚，
白天干的倒還行，
最後這趟，嘿嘿！你可給俺把眼現。”

“玉蘭俺多咱說過怕累的話，
爹你說話可真主觀。哼！”
小玉蘭一扭身子生了氣，

王老汉觉得脸上也不自然，
搖起鞭子冲着牲口猛一抽，
清脆的鞭声振山川，
倆牲口支起耳朵使了劲，
一霎时，大車来到桥上边；
見大車，上下左右“忽里忽朗”顛又晃，
車輪子，擰得“吱扭吱扭”直叫喚，
馬蹄子，踢得石板直把那个火星冒，
青驢子，拉得套繩“崩崩”圓，
爷倆也顧不得再嘔气啦！
全心貫注这車砖。
剛剛走到桥中間儿，
就听得对面“嗒嗒”一劲儿喊，
影綽綽前面停住車一輛，
黑呼呼也看不清楚裝的啥物件。
王老汉拉住繩繩高声嚷：
“喂！你快点把車往后梢，別站那不动磨
時間！”
就听对面答了話，
嗓音不細也不愁，
“老大爷！俺这車裝的实在重，

压得石桥直‘忽漏’，
再者說，后边就是山坡路，
后梢保准把車翻，
請你往后梢車讓讓路吧！
俺这有紧急任务在身边。”

“你这小伙子說話不帶勁，
小話說的多輕閑，
誰的任务不紧急？
有哪个大車不裝滿？
赶快把大車往后梢，
別在这儿、貧嘴聒舌吓唬俺。”
玉蘭一旁忙答話：

（白）“爹！您看住牲口，
俺到前边去看看。”“嗯！”
小伙子拽着車閘正着急，
黑糊糊一个黑影来跟前，
小伙子急忙上前說好話儿：

“老大爷！老……嗒！”原来是个十八九
的大姑娘，穿着一身藍布衫。

（白）他把玉蘭当成老大爷啦！
玉蘭走近仔細看，

赶車的是个小青年，
看年紀不过二十一二岁，
小伙长得挺颀颀，
玉蘭紅着个小臉把話問：
“同志！你不知这桥窄錯不开兩輛車，
下坡时，沒看見俺大車已到桥中間？”
“俺心里光惦着快赶路，
光顧着进城把任务完，
催起牲口把桥上，
对面有車，俺是一絲一毫也沒見。
你看这后边是条山坡路，
下坡容易上坡难，
俺这車裝的又这么重，
后梢保准車得翻。”
“你……有什么任务这么急？
車上都裝的是啥物件？”
“俺車上裝的是鋼錠，
煉鋼手全是俺高庄二大队的众社員，
皆因为咱县第二机械厂，
試制新式农具把礼獻，
不會想，試制到半截鋼材不够用，

給俺庄打了個緊急電話求支援，
講妥了，今晚八點准時要送到，
工人們突擊試制加了夜班，
俺若是八點送不到，
就耽擱了試制新式農具的寶貴時間。”

玉蘭聞聽着了急，
急忙轉身往回翻：

“爹！咱車快點往後梢，
別再停在這兒不動彈。”

（白）“啊？怎麼？咱往後梢？”

“爹！人家那大車裝的重，”

“咱這車裝的也冒了尖。”

“那邊有山梁，大車不好往後梢，”

“咱這車後梢也玩‘玄’。”

“人家那任務真緊急，”

“咱這任務也不清閑。”

“人家是支援工業機械化，”

“咱蓋工廠也沒出工業圈。”

“人家是支援機械廠製造新農具，
滿車的鋼錠沉甸甸。”

（白）“鋼錠？新農具？”